



遙契莊子的濠梁觀魚之樂(上)

● 呂昇陽*

這兩年為了觀察排灣族、魯凱族傳統文化裡的神鷹—「熊鷹」，只要天氣許可，我幾乎每週都會往高雄藤枝的山區跑。我習慣走國道十號下旗山，然後經美濃、過新威大橋，再循荖濃溪東岸轉入藤枝林道。之所以捨西岸而走東岸，乃因東岸比西岸更少人間煙火，而且還可以宏觀對岸六龜區的經典地景—「十八羅漢山」的全貌。此外，東岸毗連的是無盡的重巒疊障，因此也自然蘊育出幾條山溪往西注入荖濃溪。這種支流匯入主流的地貌總是吸引我的目光，我喜歡站在山溪匯入主流的地方，向那潺潺溪水的來時路眺望。每一條山溪都源遠流長，在每一段排闥奔縱而來的溪水背後，亦即在那轉折的山彎背後，都隱藏了數不清的，原始的，充滿魅惑的神祕幽谷與生靈。

在這些山溪中，要屬三合溪(扇平溪)最與我投緣。每當我在清晨來到三合溪匯入荖濃溪之前約一百公尺的三合橋時，總習慣把車暫停在橋邊，然後按下車窗看看這滿目青崖翠發的溪谷以及當天的水量和水色，彷彿透過入山前這個簡單的儀式，就可以擺落這一路自俗世沾惹的風塵。

* 呂昇陽，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雖然我對這一處山溪與它所從來的山灣情有獨鍾，可是我卻始終沒有真的下車盤桓，直到 2023/12/22(冬至)那天，因著這段山溪兩岸盛開的「山芙蓉」，我終於放下總想趕在八點之前抵達藤枝山谷的執著而推門下車。



我來到橋邊憑欄遠眺，擁抱著旭日初升時滿滿的山氣，靜聽山谷萬物甦醒後的雙聲疊唱，俯仰間我也才發現原來在最近處的攔砂壩下有一方延伸到橋下的清潭。雖然山溪總是坡陡水急，但因目前是冬日的枯水期，水流潺湲，遂使得潭水因少了激湍流瀑而更顯清澈明淨。在潭水中有一顆突出水面的大石很是吸引我的目光，它浸在水中的部分並不特別，但是突出水面的部分卻呈現白色的質地，再加上其錐形的造型，微觀起來就像是覆雪的山頭。那就給它一個「白頭山」的暱稱吧！





很快的，我發現有三兩隻大魚(「何氏棘鯪」)從白頭山附近的水域上層游過，不疾不徐，從容自信。然後我又看到從白頭山的坡腳水底竄游出一隻白魚(「高身鯪魚」)踉蹌蹌地貼著石邊並不時翻身叩石。奇怪了，我是喝曾文溪的水長大的，自小我就喜歡看魚，小六時也曾經迷上野釣(參見通識電子報第78期：〈童年野釣瑣憶〉)，所以溪魚也認得幾種，怎麼三合溪的就完全沒見過。原來縱使是同樣一條大河，上、中、下游的魚種各有不同，會出現在中上游山區的大魚便不會出現在我的故鄉曾文溪下游平原的流域。

這是幸運的一天，開闊了我的眼界，讓我開啟了探索山溪魚類的契機。何氏棘鯪，俗名捲仔；高身鯪魚，俗名霞面。牠們兩個都是難得的「台灣特有種」，而更難得的是，在台灣西半部那麼多條河川中，高屏溪中上游(即荖濃溪 vs. 楠梓仙溪)才是牠們最初的原生地¹，現在因為好事者的域外放流導致許多其他的河川也都有了何氏棘鯪和高身鯪魚，但是能與之初相遇在牠們的祖庭，也真是格外具有意義。



何氏棘鯪是種大型的「純淡水魚」，最大的可長到七、八十公分。牠如梭的紡錘體型非常適合乘風破浪，鱗片圓大飽滿，櫛比交疊，如同穿著一身堅實的鎧甲。牠的掠

¹ 方力行、陳義雄：溪流河川：臺灣淡水魚的來龍去脈。《科學發展》2002年4月，352期，36~39頁。

食能力很強，小魚都得閃著牠，就像一位強悍的大將軍。牠平時的體色接近灰青色並不特別顯眼，但是只要鱗片折射到陽光或光源時，全身便會神奇的幻化成一種高貴的金黃色，非常大氣、漂亮，彷彿是來自龍宮的使者，非比尋常。也許美麗就是一種原罪，「1990年至2000年代間，寵物市場興起，何氏棘鮰的野外族群幾乎撈捕殆盡，當時(高雄)甲仙地區一尾20~30公分長的何氏棘鮰要價5000元。」²所幸隨著寵物市場不再熱絡，何氏棘鮰的族群也逐漸復甦、興盛了起來。

眼下清潭裡的何氏棘鮰依然氣定神閒的優游著，充滿魚生的自信，使人不禁想起莊子與惠施遊於濠梁之上的故事。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我知之濠上也。」(《莊子·秋水》)莊子知魚之樂，乃在物我的感通。此間何氏棘鮰的快樂，我亦知之三合溪橋也。(待續)



² 廖靜蕙，〈研究：特有種何氏棘鮰族群恢復快 遺傳多樣性卻不足〉，《環境資訊電子報》。2015年05月11日。